

民国年间天津的子弟书教育

李芳

【提要】子弟书是旗人入关后创制的一种融合戏曲、小调而别成一家的独特说唱艺术。创制之初，仅于家庭宴乐、朋友雅集时用以消遣娱乐。清末，由于家世衰落，旗人有时竟需要通过演唱俗曲来谋求茶饭果腹，子弟书成为赖以谋生的工具。然而，在民国初年的改良风潮中，在天津一众改革者和教育家的引导下，子弟书的社会教育功能得到极大发掘，并在《社会教育星期报》上连载并用以教授育人，变为传递文化知识和道德观念的重要媒介。

【关键词】社会教育办事处 社会教育星期报 林兆翰 陈哲甫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5)02-0108-06

1644年，旗人藉铁骑定鼎中原之后，置身北京内城自成一统，创制出一种融合戏曲、小调而别成一家的独特说唱艺术。这种在音乐上缘自于昆腔、弋阳腔，内容上多取材于戏曲、小说故事，但又独出胸臆的俗曲小段，起先不过为在家庭宴会中博取亲友一乐，未料一些未袭封官职、赋闲在家的八旗青年子弟们对此情有独钟，进而发扬光大，由此得名“子弟书”。^①

子弟书创制之初，旗人仅于家庭宴乐、朋友聚集时用以消遣娱乐，本不登大雅之堂，亦不上红氍之台。子弟书的作者也往往自称其创作不过是中夜漫漫、茶余酒后的消遣之举，如“驱斑管感叹闲情解昼眠”、^②“酒酣戏谱云栖传”。^③子弟书题材多取材自流行之戏曲或小说故事，庄谐并蓄，雅俗不拘。清代北京书坊“百本张”的《子弟书目录》中，曾于篇目名称之后标示以“苦”、“笑”、“春”、“粉”等类别，可见其内容之广泛。

子弟书的演唱，创制初期仅限于八旗高门

深宅，内城之外难闻其声，因“别致新奇”曲文新鲜有趣，令人耳目一新，经亲朋间口耳相传，内城各家无不好奇，争相延请前往家中演唱。时至清末，由于家世衰落，旗人生活无以为继，有时竟需要通过演唱俗曲来谋求茶饭果腹。子弟书的演唱，转而成为了他们赖以谋生的工具。此后，子弟书流传益广，晚清、民国时期，瞥人流落江湖，卖曲为生，不少亦精于此道。旗人们更不会想到，在民国初年的改良风潮中，在改革者和教育家的引导下，子弟书居然变为传递文化知识和道德观念的重要媒介。

① 关于“子弟书”的称谓，参见拙文：《子弟书称谓新探》，《满语研究》2009年第2期。

② 黄仕忠等编：《子弟书全集》第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957页。本文所引子弟书曲文，均出自此书。

③ 《子弟书全集》第10卷，第4109页。

一

民国肇始，社会教育是时代的大趋势，不过，教材的选择，却令主事者颇费周章。民国初期的一些先行者在此问题上不约而同地达成一致意见：聚人心、正风俗最见成效的途径，无疑必须以市民最为喜闻乐见者入手。1915年7月1日，林墨青为改良风俗，改良戏曲，进行社会教育，在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宫东口，成立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办事处以“改良风俗”与“社会教育”为旗帜，主要针对当时社会上常见的陋事恶习，进行改革宣传。在戏园处处赛京城的曲艺之乡天津，要为读者关注和喜爱，戏文和小曲最能迅速有效地攻破藩篱。林兆翰对戏曲、曲艺的效力可谓了然于胸。子弟书虽然清朝时期在北京最为盛行，但在传入天津后变为“卫子弟书”，更富地方特色。警人以演唱曲艺为生，并蔚然成风，是清中晚期京津地区社会一景。“子弟书”本以“子弟”为身份尊贵的象征。“子弟”在戏曲、曲艺演出中，乃是自备车马、不收报酬之意。晚清旗人家道中落之后，在茶园里演唱子弟书，私下里收取酬劳，以“子弟”为名，暗地取酬，一度成为外城汉人嘲笑和讥讽的对象。子弟书从厅堂跌至茶园，警人又习此以便贩售于达官贵人之宅邸。

林兆翰幼年聆听的子弟书，即出自警人之口。他说：“吾乡有所谓子弟书者，人家有喜事则召矇眊奏之。”^①无疑，在教育民众的文本选择上，林兆翰唤醒了自己幼年的记忆。而且，早在办事处成立之前，林兆翰即曾亲自参与戏剧创作和剧本修订，《社会教育星期报》第3号登载《新茶花》中一段说白，正文后附识曰：“此戏文于民国二年春兆翰同刘君渐逵草创，经严范孙先生润色，是为改正戏文之始。”^②无疑，严修与林兆翰都极早地意识到戏文在社会教育中的功用。

所以，办事处设立之初，便成立有“艺剧研究社”与“天然戏演所”两大戏剧机构。《社会教育星期报》更是将戏曲、俗曲文本及剧评视为报纸内容的重头戏之一。林兆翰延请负

有盛名的剧作家韩补庵担任《社会教育星期报》主编，不仅分期连载他的剧作《双鱼佩》、《荆花泪》，而且自创刊之始，即设有“艺剧谈”一栏。“艺剧谈”及后设之“新剧词”、“观剧小乐府”等栏目，亦以韩为主笔。“艺剧谈”栏目初始主要登载新编剧本、大鼓书词等戏曲、俗曲作品。其后，亦陆续登载剧评类文章。内容既包括艺剧研究社社员新编的大鼓书词，也不乏外省作者编订的改良新唱本，还有文人学士对古典戏曲、新文明戏的评论。

1916年9月3日出版的《社会教育星期报》“词曲栏”，子弟书曲文《千金全德》开始连载。清代作者韩小窗创作的《千金全德》是子弟书名篇，据传奇《全德报》的故事改编。内容讲述高怀德为功名被迫将女儿桂英抵债给债主窦公，桂英被窦公夫妇收为义女，招石守信为婿。新婚夜，桂英偷放守信进京夺帅。后高怀德、石守信均建功立业，父女、夫妇团圆。这一故事中所包含的大忠、大孝的故事情节，显然符合社会教育办事处的教育宗旨。

二

除在《社会教育星期报》上登载子弟书曲文之外，社会教育办事处还致力于发掘戏文、词曲更多更广的功用。新成立的盲生词曲传习所以子弟书、西城板等俗曲教育盲人，可谓一举两得。盲生词曲传习所始创于1915年10月9日，创立的目的、教授的内容，在《社会教育星期报》登载的创设报告上亦有详细说明：

社会教育办事处以现时通行之时调小曲多不正当，最易惑人听闻，贻误社会匪浅，特创设盲生词曲传习所，授以京子弟卫子弟西城板等调，以期逐渐剔除旧弊，改良社会。已于本月九号，即阴历八月初一，在办事处楼上开幕。^③

① 韩小窗：《千金全德》，林兆翰附识，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民国铅印本，日本早稻田演剧博物馆藏。

② 《社会教育星期报》1915年8月14日。

③ 《社会教育星期报》1915年9月19日。

办事处以京子弟书和卫子弟书为文本教育警生,所看中的子弟书特质,显然不是清朝末期警人游走于富贵之家、以唱曲谋生的帮闲风格,而是它的故事内容适宜作为移风易俗的教育文本。无论是登报还是教育盲生,子弟书已经成为社会教育办事处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载体。如上引启事与报告所言,盲生所习之词曲与《社会教育星期报》所登载之曲本,皆取音调和谐、词旨纯正一派,其意图正在于矫正不良词曲,端正社会习俗,裨益世道人心。

子弟书作者在创作之时,原本并未有意识地赋予曲文教化之功,但因多取材于盛行之戏曲或小说故事,原作之精义附着内容,亦在改编之后的曲词中保存下来。作者在将戏文或小说原作改为说唱曲词的形式之后,不免将自己的个人观感也倾诉在曲文之中,如“小窗氏墨痕开写全德报,激励那千古的英雄侠义肠”;^①“此一回桃李芳园春宵佳会,表先生高旷清标作美谈”;^②故此,子弟书中多有赞叹高洁忠烈事迹之作品。这也是有清一朝子弟书声名日隆、广受赞誉的重要原因。

对子弟书的正面评价,一直与曲文传达的道德观念息息相关。早在嘉庆年间,时人顾琳即撰写讨论子弟书的专著《书词绪论》,开篇曰:“书者,先代歌词之流派也。古歌为类甚多,不能枚举。其大义不出劝善惩恶之两途。”评点者李镛评曰:“提出古歌,立意正大;提出惩劝,尤与风化相关。”^③文词高雅,曲韵婉转的特色,被后人一再提及,谓其“音调沉穆,词亦高雅”、“词婉韵雅”,誉为说书之“最上者”。林兆翰对子弟书的观感,正与此一脉相承。他说:

音调和谐,词旨纯正,穆然为承平雅颂之声,以此传习,用以转移社会之风尚,庶几向所谓邪词艳曲靡靡之音不战自败,于世道人心,或者不无小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其殆沿流溯源之意乎!^④

上文提及的陈哲甫,观念与林兆翰如出一

辙。陈哲甫,天津人,名恩荣,以字行。他生于1867年,卒于1948年,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县学,第二年中举人。曾入严范孙家塾教书,后赴日本弘文书院留学。自日本回国后,历任北京高等师范校务长兼教授、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各八年。1927年返津任汇文中学国文教员。不久后,赴京任北平国立艺专国文教员。在《社会教育星期报》第489号发表《子弟书改良之建议》一文,他写出子弟书的社会教育功能之关键:

卫子弟书其词雅,其声幽,其气舒,其味长,顾曲家早许为天津之绝唱。吾乡如李和靖、华学霖诸名家,卓然有以自立于时。大家闺秀读书针黹之暇,招警师高歌。《千金全德》以写其信义之行,《长坂坡》、《训子》、《托孤》以传其忠义之气。大节昭然,能使闻者受无形感动,足以励薄俗,挽人心,获益无穷。自光绪中叶社会上有一种俚曲(俗称时调),其大致不过言男女私情,其词句则鄙陋不堪。

《长坂坡》乃叙赵子龙救阿斗事;《徐母训子》叙徐庶母亲对徐庶晓以大义事;《白帝城托孤》叙刘备临终前向诸葛亮托孤事。不难看出,陈哲甫所举之子弟书文本,都与传统的忠孝节义观相符。子弟书虽属俗曲,但林兆翰和陈哲甫都在文中着意将子弟书与流行的俚曲、时调加以区分,以子弟书重在传导忠孝节义等道德观念,而俚曲则言男女之情,词句鄙陋。

关于子弟书对于社会教育的价值,陈哲甫在另一篇登载在《社会教育星期报》第311号上的《卫子弟书之价值》一文中,不无夸张地论及子弟书对人之心、神、气之感染力:

心之感,听子弟书能定心、平心、悦

① 《子弟书全集》,第4卷,第1541页。

② 《子弟书全集》,第3卷,第1188页。

③ 引自《子弟书丛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21页。

④ 韩小窗:《千金全德》,林兆翰附识。

心、润心，三弦挥手，觉一种凝重和雅气味，从脑后渐引上来，使心气顿开，别呈一番快境，能使人意也消，真乃不负此生。

神之感，听子弟书可以养神安神，随其声调之悠扬，境地之闲静，不啻游神仙府，所遇皆神童玉女，所居为玉宇琼楼。或英雄气概，或儿女情肠，皆以委婉言词，形容逼肖，使人神为之移，意为之适。

气之感，每当退食，自公在床偃息，听子弟书一二回，可将郁气燥气俗气全然涤消，而和气使气勇气渐次增加，细心领略，及思睡而止。真个是妙音送梦，雅韵通神，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陈哲甫非但激赏子弟书曲文，本人亦深谙此道。挚友李金藻（1871—1948）听其唱曲后，有诗作《听华海门陈哲甫唱子弟书》，记其事曰：“陈子有同调，濡染由童孩。阿母识音善，无事闲推敲。”可知，陈哲甫的母亲通晓音律，对子弟书之音乐常加探讨，颇有心得。陈哲甫对子弟书的喜爱，即由母亲相授。而哲甫亦回忆母亲尝以子弟书名篇《千金全德》为其启蒙之教材：“我母俞太恭人素好此曲，忆儿时篝灯授课后，辄留时间为讲故事，常及窦公好义，桂英贤淑，用以为训。恩荣习闻此等高谊，且能摹仿声调。语云闻其乐而知其德有以矣。”^①

陈哲甫在子弟书上的独特造诣，让他成为教育办事处盲生学习子弟书的指导老师之一。林兆翰记录说：“燕京大学教授陈哲甫先生课余之暇，辄研究卫子弟书以自娱。客腊寒假旋里，每日上午八钟来本处传习盲生边景波、刘成庆《千金全德》并指示音节高下，刻已成诵。”^②与陈哲甫一样，天津精通此道的尚有津门名士胡芟孙、华海门等先生，他们对子弟书的了解，最初均出自母亲的教授。“阿母喜闻曲，自幼耳熟来”的华海门演唱子弟书时“其声沉以郁，其气荡以回”。^③胡芟孙深通词曲而对卫子弟书犹为赏识，其母亦嗜此音，所以陈哲甫在怀念与母亲一同听曲的情景之时，特别提及芟孙先生想亦同此情景也。这些京津名士们营造了共同欣赏、研讨子弟书的氛围。

三

不过，《千金全德》尚未登载完毕，办事处已然意识到了稿件短缺的危机。子弟书经过清代中、晚期的繁盛阶段，在民国初年因受到大鼓等新兴俗曲的冲击，日渐式微，其声消歇。办事处有心以子弟书为教材，却苦于无米下炊，为此特地在1916年《社会教育星期报》第74号登出征曲启事，广向社会征求曲文。该启事在次年2月4日出版的第78号中又重复刊登一次，可见词曲征集之不易。虽然报酬不过是“并酌赠原著若干部，聊尽报酬之谊”，启事却吸引了有心人的积极参与。

天津的书画家萧文澄是这项工作的重要参与者。萧文澄，字寄观，《天津书画家小记》载其“善书”。他在1917年6月至10月期间，花费整整四个月时间，对朋友收藏的328种子弟书文本逐一摘选、点评，写成《子弟书约选日记》，^④并抄录正文，以待登报和教育盲生。^⑤《日记》中《白帝城》等篇后批注载于《社会教育星期报》。部分篇目后标“可教育生”，应与社会教育办事处的曲文征集启事与盲生词曲传习所有着密切的联系。

萧文澄选钞子弟书文本的标准，与《社会教育星期报》要求相合，首推其“事”，凡描写忠臣孝子、节妇烈女，其人其事有益社会教化、道义人心，均嘉许褒扬，径行选入。与此标准相左，标明“不选”之篇目后，批注多直指曲文“与社会教育不合”、“无关教育”、“与教育宗旨不合”、“迷信”。

萧文澄选钞的子弟书文本，如改编自《琵琶

- ① 韩小窗：《千金全德》，陈恩荣（即陈哲甫）附识。
- ② 陈哲甫：《子弟书改良之建议》，林兆翰附识，《社会教育星期报》第489号，1925年2月25日。
- ③ 李金藻：《听华海门陈哲甫子弟书》，《社会教育星期报》1928年2月12日。
- ④ 《子弟书约选日记》，稿本，天津图书馆藏。下文所引均出自此书。
- ⑤ 参见拙文：《天津藏子弟书之编目、传抄与流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刊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琵琶记》之《描容》、《行路》、《廊会》，叙赵五娘寻夫之苦情，《日记》批曰：

《描容》作一段，《五娘行路》，计三（四）回；《廊会》两回。将赵五娘苦楚贤孝，描写殆尽。宜选登报，庶可挽颓风也。

《周西坡》叙唐初罗成为人设计所害，身死泥沼事。批曰：

形容罗士信之忠孝，可为千古法则。按：历代群小怀谗，忠臣陨命，抚今追昔，大抵如斯，可为浩叹。

《登楼》叙罗成之妻庄翠琼孝养婆母，登楼望夫，批曰：

孝亲敬夫之意，见于言表。

次而取“意”。凡文意高雅，有益于社会教育，熏陶情操，一概抄录。如《桃李园》叙李白与诸子弟饮酒作诗之情境，萧文澄批云：

桃李芳园，千古雅集，作者本序语，文意既清高，而衬带亦无俗气，宜采登诸报，以供众览也。

又如据苏轼名文改编之《赤壁赋》，批曰：

通篇皆用成语，意颇佳。

再次重于文词。如言《武陵源》“词句古雅可爱”；言《林和靖》“纯然一篇清谈文字”；言《渔樵问答》“文字清逸”；言《韦娘论剑》“文笔明畅”。凡文意可取而文词稍逊者，均另加注明，文字冗长处加以删改（《托梦》）^①；平淡处加以润色（《渔樵问答》）^②；讹误处加以删正（《武陵源》）^③。

与上述钞选之标准相左，在《日记》标明“不选”之篇目后，部分篇目指出具体的批评意见，如“事既卑鄙，词尤猥亵”（《送盒子》）批

112

语）；“江湖流媚，伤风败俗”（《女觔斗》批语）；“琐屑之极”（《拿螃蟹》批语），但更多的篇目，只笼统批云“无大意味”，“无甚意思”，“无味”。在看似单一化、平面化的表述下，萧文澄重视的“意味”、“意思”，实际上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即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

有趣的是，萧文澄为“登报”和“教育盲生”挑选曲目的标准略有差别。萧文澄选曲之首要条件是摒弃淫邪之曲，选用高雅之作，但盲生学曲，本为谋生之用。民间喜闻乐见之作品，往往需要有惊心动魄的曲折剧情、善恶有报的团圆结局，甚至是插科打诨的无聊插曲。譬如，改编自《水浒》故事的《活捉》，叙张三郎被阎婆惜之鬼魂吓死之事，按照前述萧文澄之标准，亦为“全篇说鬼”之作，然亦批云“盲生可学”。叙六月飞雪一洗冤情的《斩窦娥》虽“无甚意味”，但是剧情表达的善有善报的朴素观念，亦“可教育生”。至于子弟书中的凑趣斗笑之作，在《日记》中更是比比皆是。《两宴大观园》“趣语颇多”；《刘高手探病》“诙谐讽世”；《下河南》“即俗传罗锅腰抢亲，可斗笑也”；《顶灯》“凑趣斗笑”，不一而足。搞笑逗乐，显然无益提高国民素质，却是瞽者借以推销的最佳噱头。看起来，有时候，教育者的教育理念和审美观念，在面对受教者的基本生存问题时，也不得不低头。

在萧文澄的大力支持之下，《千金全德》之后，《社会教育星期报》“词曲栏”登载的子弟书曲文共有五种，均为名家韩小窗之名作。小窗所制之曲，多演忠孝节烈故事，故颇为时人、后人所重。《社会教育星期报》所载韩作，均系忠臣、节妇、明君、孝子之事，与办报之意旨相合。

四

子弟书自雍乾年间于北京肇兴，先后传入沈阳、天津，均在当地得到发展。卫子弟书出

① 《日记》批云：“可选登报。惟文字冗长，似宜加以删改。”

② 《日记》批云：“文字清逸，可钞存，惟须略为润色。”

③ 《日记》批云：“惟嫌少有讹字，须加删正。”

自北京，却在曲艺之乡的熏染下，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陈哲甫对卫子弟书的传播和改进也有所贡献。他根据子弟书在天津流传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子弟书演唱的改良方案。他认为，子弟书对于当时的接受者来说，缺陷在于“词意稍深，不易领会，声调稍平，不易动听”。并以《千金全德》为例，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子弟书一般的演唱方式是不分角色，由一人独唱。若是从头至尾声调不作变化，容易流于平淡，令听者感觉乏味。陈哲甫提出，演唱者需要根据角色年龄、性别和表达情感的不同而模拟出不同的声调。他在《子弟书改良之建议》一文中言道：“高而清者，肖女子声；低而浊者，肖老生声；半清浊者，为唱者传述之声。”《千金全德》的主角是高怀德父女；配角是怀德从军之后收留桂英的窦氏夫妇。陈哲甫认为，此篇曲文在演唱中，宜以三种声律加以区别。如此，“怀德、禹钧之言，则浊其声以状其富翁仗义、寒士失时之概；肖窦夫人、桂英之言，则清其声以状其老年温厚、少女零丁之

态；叙述之言则由唱者用中调以描摹其神情”。各类情状，都能得以惟妙惟肖的描摹，“使闻者如身临其境，忽悲忽喜，忽歌忽泣，其感动力当有胜于粉墨登场化妆作剧者矣”。

最后，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社会教育星期报》在第 297 号上响应北大征集歌谣的倡议，刊登了《征集旧歌谣》的启事。编者认为，民俗歌谣，虽不登大雅，但“遗风流俗，必有存者。樵歌渔唱，皆天然造化文章”，所以“极愿特辟一栏，随时甄采登载”。^①不过，《社会教育星期报》采纳子弟书为内容，实际早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可谓是引领一时风气之先了。

本文作者：南京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马 光

^① 《社会教育星期报》1921 年 1 月 2 日。

Zidishu Education in Tianji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Li Fang

Abstract: Zidishu, combining the opera and folk songs, is a special ballad art created by the banner-men. It was just performed at the family and friends parties in the begin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banner-men had to make a living by singing folk songs, so Zidishu became one of their tools to earn livelihood. Nevertheless, in the wave of reform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uided by reformers and educators in Tianji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Zidishu was explored. Zidishu was published on *Social Education Weekly* and was used as the textbooks for blind students. It became an important media of spreading cultural knowledge and morality.

Keywords: social education agency; *Social Education Weekly*; Lin Zhaohan; Chen Zhepu